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 SHIXUEJIA
XUESHUYINGDIANWENKU

黄永年

学术经典文集

HUANGYONGNIANXUESHUYINGDIANWENJI

■ 黄永年 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黄永年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黄永年

黄永年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NGGUOXIANDAI SHIXUEJIA
SHUJINGDIANWENKU

黄永年

学术经典文集

HUANGYONGNIANXUESHUSHUJINGDIANWENJI

■ 黄永年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永年学术经典文集 / 黄永年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4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ISBN 978-7-203-08925-4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 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361 号

黄永年学术经典文集

著 者: 黄永年

责任编辑: 傅晓红

装帧设计: 柏学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9.6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925-4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出版前言

自梁启超先生推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又一个百年过去了。这一个百年里，中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同时学术腐败大量产生、学术垃圾层出不穷，给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需要及时地盘点、甄选、梳理和整合。这对于我国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传承，对青年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对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与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总结中国现代百年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传承史学大家的学术经典，促进史学研究的科学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与全国史学界广泛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建设一项具有传世之功的学术公益工程。我们坚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出版工程，将会师范后学，推动我国历史科学的进步。

学术论文是学者发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种基本方式，最能代表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思想，反映一个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该文库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学术精华的大盘点、大集成和大展示，我们将在全国史学界的支持和帮助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陆续收录 1912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著名史学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不收录学术著作），结集成书，铸造百年史学经典，希冀惠及当今，传之久远。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使用，我们在每个史学家的学术经典文集的前面设有学者学术小传，书后附有学者著述目录。同时，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网站上有《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数据库，读者可凭借每册图书中书签所提供的密码，登录网站，使用其电子版。

我们在以往的出版工作中，曾得益于历史学界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谨此致敬、致谢！今后我们将不懈努力，继续为史学领域的学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学术小传

黄永年，男，汉族，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迁校来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2年晋升为教授。

童年循例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我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诚之（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也过了关。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又有幸听了吕诚之师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诚之师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接着又认识了与诚之师同编

《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丕绳（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但我又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作商榷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

1950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升为讲师，随迁校来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反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于是重理旧业，写了研究唐两税法 and 考释常田、部田的文章，尽管明知无发表之可能。

1978年9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元月右派旧案平反改正。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1983年学校成立古籍管理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此外，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委员，1992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今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94年受聘《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2005年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0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

职教授，2004年又任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转入了顺境，就得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教学上，自1979年起我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科研上，前十年把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近十年则转移到唐以前的北齐、北周到隋这一段，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

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

以上这些成果都已写成论文公世。其中唐代部分包括前此讲河北藩镇、安禄山和两税法的已由执教美国的友人汪荣祖教授代为编集成《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我又重编了一册包括齐周隋唐及其他文字的自选集《文史探微》，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版行；同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树新义室笔谈》，则是将论文改写成的学术笔记；同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学苑零拾》，则多是论文以外的零星篇章；又编订了《文史存稿》，由三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还撰写一部题为《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专著，把我研究我国中古史事从理论上作一次总结，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亦于2004年出版。

我所做的成就止有如上这些，实在不够资格谈什么治学格言。一定要说，只有前面讲过的“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目 录

治学浅谈(代序)	(1)
论北齐的文化	(13)
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	(28)
说隋末的骁果 ——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	(45)
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	(71)
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	(89)
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	(118)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	(141)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	(159)
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175)
《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	(193)
《长恨歌》新解	(221)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	(262)
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	(274)

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	(297)
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323)
唐代的宦官	(346)
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	(360)
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	(429)
《东阳夜怪录》王梦鸥注匡谬补阙	(442)
唐人楷书述论	(465)
陈寅恪先生称誉赵宋文化之解说	(484)
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	(489)
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497)
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	(517)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	(576)
黄永年撰著目录	(588)

治学浅谈（代序）

《文史知识》要我给“治学之道”写文章。我想既称“治学之道”就得讲大道理，讲大道理至少要把我大半辈子的事情好好总结，目前实在挤不出时间。何况即使挤了时间，可谈不出大道理来也够丢脸。不如老老实实叫“浅谈”。谈得对的地方来句套话“可供参考”，不对则尽可付之一笑。无非浪费点纸张油墨和印刷工人同志的精力，尚不致构成大过失。

—

过去有所谓“家学渊源”和“学有师承”的说法。“家学渊源”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先父早年去世，先母终生执教小学，并未从事学术研究。“学有师承”倒诚有其事，我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

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海内外公认的第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不过他们都不是我上大学才认识的老师，成为我的老师都在上大学之前。所以要讲这个“学有师承”，不能不从我当小朋友时说起。

1925年10月14日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城里，从幼稚园、小学、初中一直接受新式的教育。开始接触古代的东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避难到江阴农村读了半部《孟子》。1939年春天回到常州城里重上初中一年级，很偶然地从地摊上买到一本吕诚之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本在今天看来仍是研究先秦古籍的好读物，那时候就成了我涉足学术园地的启蒙书。1941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吕诚之先生回到故乡常州，第二年应聘到设在郊区不受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任教，我得到消息就转学该校，在高中二年级时听到吕先生讲的四门课——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

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童丕绳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童丕绳先生的大名是从吕先生那里知道的。知道吕先生和这位童先生合编了《古史辨》的第七册。本来我已知道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但总认为顾先生要推翻“三皇五帝”是旁门左道之言。这时出于对吕先生的敬佩心情，托人从上海代购

《古史辨》第七册寄来，边读边思想斗争，大约斗了一星期光景，终于承认顾先生是正确的，我迷恋“三皇五帝”是封建传统在作怪。以后我和童先生见了面，抗战胜利后又经童先生介绍认识了顾先生，我都称他们为老师，他们也都认我为学生（其实童先生本是顾先生的学生，但我也并未称顾先生为太老师，当时好像并不计较这类辈分）。尽管以后我并未跟着他们以先秦史为专业，但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对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们精密不苟的考证方法，使我终身得益受用无穷。

1944年下半年我就读于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和龙榆生（沐勋）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未能传他的诗词之学。1946年重读上海复旦大学，蒋秉南（天枢）先生和我的师生感情也很深，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在我的国文入学试卷上打了100分，也使我有知遇之感，但我仍没有继承他们的学问。这时期对我真有影响的是始终不曾见过面的陈寅恪先生。我在复旦一年级时购读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资治通鉴》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开垦的新土地，近十多年来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实是受了陈先生的启发。

从以上的事实，可看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是受了这几位先生的启发和诱导，并不是像某些人怕学不好理科才学文科。不怕读者笑我吹牛，我上中学时数学还是拔尖的，曾经发现并纠正过当时流行的教材《三S平面

几何》中某个例题的错误。后来之所以没有学理工，实在是这几位先生吸引力太大的缘故。

但我现在研究的、讲授的东西又绝大多数和这几位先生不一样。顾先生、童先生重点在先秦，我的重点在隋唐；童先生同时研究绘画、瓷器，我则研究版本、碑刻和书法；龙榆生先生研究诗词，我研究古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则怕闲人说我的成果是偷老师的，偷岳父的，另找一个领域便无此嫌疑。再则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二

研究古代文史必须读古书，在这方面古人比我们占优势。像清代乾嘉学派的学人，他们从小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以后在此基础上研究经学、文字训诂、先秦诸子之类自是驾轻就熟。就连我的岳父童丕绳先生也从小专门请了老师教古书，《十三经》多半能背诵。到我这一代就不行了，新式学校不教古书，只好在课余自己找来看。从初中到大学这十年中，我先后看了《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五经》加上《论语》和《孟子》，《说文解字》和《系传》、段注，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还加上《列子》，《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和《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太平广记》和《夷坚志》，《古文辞类纂》和《文选》，李商隐、吴伟业、王士禛、姚鼐、黄景仁等人的诗集，《花间集》和龙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还有清代学者的《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二史劄记》、《陔馀丛考》、《癸巳类稿存稿》、《述学》、《东塾读书记》等基本书、常见书，当然多数只是翻过，并未从头到尾通读，工作后仍旧见线装书即翻即看，半个多世纪以来重要一点的古书差不多都看过或翻过，还看了大量虽不重要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时的线装书价钱还便宜，于是择价廉物美者买之，从而也兼通了版本目录之学，又连带通了碑刻学。

有人要问，这么多古书看得了吗？我回答确已看了。其所以看得快、看得多，是因为我给自己摸索到了一套快速看书的方法：

（一）除必须精读或特别喜欢的仔细地看上几遍以至十几遍外，绝大多数只是粗粗浏览，一遍已足。有些次要的书或大部头的类书、政书连浏览一遍也无时间精力，只略略翻一下知其内容体例，需要时再查阅有关卷帙。

（二）看时不要紧张，不要正襟危坐地自己对自己说现在用功了，这样反而看不进去。不如放松点，看所谓正经书也得像看小说一样，要不择时地，不讲姿态，以保持看书的兴趣。有人说，这样记不住怎么办？我说谁叫你去记！看小